

汤世杰人文地理随笔散文集

行色蒹葭

◎汤世杰 著

生活在身边 在近处

当然也在别处 在远方

走过路过 看过

思想过 欢乐过 也忧伤过

回首一望 长长短短的文字

无论春水桃花旧板桥

秋风古道新凝霜

都无非生命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徜徉山林 浪迹天涯

甚或如吴从先所谓

「蓬窗夜启 月白于霜 渔火沙汀

寒星如聚 忘却客子作楚

但欣烟水留人」

怎么都是趣事

是人在路上的那么一点心情 一点感念

川色藏莊

◎ 汤世杰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行色葳蕤 / 汤世杰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222-11483-8

I. ①行… II. ①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767 号

行色葳蕤

汤世杰 著

责任编辑: 苏映华 文艺蓓

封面设计: 胡元青

装帧设计:  云南非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陈春梅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网 址: www.ynpph.com.cn

邮箱地址: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21.7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君和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483-8

定 价: 38.00 元

《行色葳蕤》小序

生活在身边、在近处，当然也在别处、在远方。走过，路过，看过，思想过，欢乐过，也忧伤过。回首一望，长长短短的文字，无论春水桃花旧板桥，秋风古道新凝霜，都无非生命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徜徉山林，浪迹天涯，甚或如吴从先所谓，“蓬窗夜启，月白于霜；渔火沙汀，寒星如聚。忘却客子作楚，但欣烟水留人”，怎么都是趣事，是人在路上的那么一点心情、一点感念。

一晃多年，那样的文字好歹也攒下不少。原以为这些东西，虽不豪气干云，也不悲切失度，都是可奉献于人的，想想又错了；说到底，也无非行走者的心影，给自己留着，偶尔返身再读，有时惊讶，有时快乐，有时也忧伤——原来自己也曾这样？或那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四月与沉默》的几句诗，倒很合我心意：

.....

我被搬运在我的阴影中
像小提琴
在它的黑箱里。

所有我想说的
在抵达之外闪烁
像银子
在当铺。

那次朋友小聚，海惠说，你的那些书，能不能编个小选本呢？十多二十来万字，挑你自己最喜欢的，我来为你做责编，怎么样？

一番美意，可开头我竟有些犹豫，怕难选；试着弄弄，还真如俗话所说，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都难以割舍。

那天偶读《小窗自纪》，有道是：“浩然苦吟落眉，裴佑深思穿袖。诗赋之工，岂云偶得。宁取十年两句，敢云顷刻千言？”如今印刷手段先进，只要你愿意，将几百上千万字归拢归拢，早已是动不动就出选集出文集的时代。但细细一想，这样人如海书也如海的年头，一个人终其一生，能留下几小篇自己喜欢别人也不讨厌的文字，就算幸运，何况还让我编20万字呢？知足吧！

至于书名，人在路上，“行色”倒是真行色，“葳蕤”却无非给自己壮壮胆而已。

就这么编了这本小书，没什么奢望，好玩而已。如有朋友赶巧就在路上，翻到某篇某页，读了一篇、一段，甚至几句，无论是在远方会心一笑，还是转身随风扔进山野，让它回归它们的来处——大地，都是缘，都蛮好。

目录

《行色葳蕤》小序 1

山川仁德 001

再读星空 005

河边长谈 009

金沙江河谷的日常生活 012

澜沧江记 039

怒江：沉默的与尖叫的 052

烟雨多瑙河 066

沿着硕多冈河 075

龙川江的流法 087

恒河生死 090

向晚雅静 106

绒赞卡瓦格博	112
高黎贡大城和它的郊区	136
藏金的草甸	149
在紫溪山看云	161
喀尔巴阡山的秋雪	174
念彼大树杜鹃兮在高山	178
崖画内外的佹山	183
火塘记	191
石窟与歌	210
把和顺阑干拍遍	235
丽江雅集的梅	249
光禄古镇的如银秋夜	262
几子湾的唢呐	283
一幅烟雨牛鹭图	287
神灵之约	290
芬兰湾的阳光	298

在英西峰林里面 303

青藤书屋 306

青花天池 310

水墨峡谷 313

画中西塘 316

黑戈壁 319

在泰戈尔故居 323

泰姬陵沉思 327

对一种沉静的怀想 333

山川仁德

人眼太低，目光太短，山川形胜非登高远望不可领略。那个秋日，噌噌噌才登上方山观景楼，刚劲山风便揉乱一头白发，亦吹皱我满怀心绪。极目四望，天地簇新：云天瓦蓝碧澄，云絮如丝如缕，潇洒如张旭的狂草写意；横断山群峰拍浪，无论苍翠焦秃，怎么都叫人心疼；远处山脚，金沙江似一弯小小江流逶迤而去，不见所来，亦不见所终——早年常去那一带江流寻游，深知看似潜隐而行的江流，其实倒有一种惊人的恣肆浩荡。顿时记起今夏出行湘鄂，崔颢的黄鹤楼上，已难见浩瀚江波，范仲淹的岳阳楼前，亦看不到苍茫洞庭。不意在这滇川交界的僻远方山，竟有一片寂寞静美的风景：晴空通透，视野阔大，江、山、云、树，尽在它怀中——它古名苴却，乃中国名砚苴却砚的原产地。

而眼前唯有静默。面对大地山川那片荒凉的美丽辉煌的寂寞，脑子里一时云雾蒸腾、万念潮涌，人却于刹那间缩成小小一团；幸运在比起身在凡尘时的无端膨胀，反倒自觉密实了许多，有了些分量。想开口，一时还真不知此时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能默默地静悟。

何谓方山？一座山取名如斯，最初或出于远睹时那四棱四角的方正外形。而华夏名山林立，不唯泰山、华山、黄山，连近处的苍山、玉龙雪山等等，尽皆以意命名，何以唯方山以形名之？是古人词穷无以命名，还是今人笨到未解其意？细斟那两天行程，总觉以一个“方”字命名之无名山峰，绝非仅指外形，何况其外方，

未必不是内圆。中国典籍中所谓“方”，常意指其浩大、品端、行正。而《易·坤卦》有云：地体安静，是其方也。《周礼·冬官考工记》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淮南子·天文》更说，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足见“方”，犹“道”也。如此一想，方山便是一座“道山”，有大道深藏其中。而此“道”非道家之道，却是“大道之行”的道了。细斟至此，便喟然深叹：山川大地何曾错过？错的总是我们；该负罪的，也总是我们这些大地山川养育的子民。

“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天地无言，山川无言，却从来都既是我族生息繁衍的胞衣之地，也是人生循循善诱的良师益友。山川以其静默呈现天地之大美，有情无言，有爱无声，有理无争，有学无显；那静默其实既非落寞，亦非荒寂，倒在显出别一种令人震撼的伟力。

说起来，友人明峰约我去永仁走走时，我还真弄不清永仁在何处，有何可看。那名字陌生。慌忙查看资料，乃知永仁位于滇川交界处，乃为滇地之北大门，秦汉时南方丝路入滇头一关，煌煌大唐与南诏、大理交接争斗之要冲。其名乃由所辖之永定、仁和两处地名连缀而成；早先地域甚大，后为支援攀枝花建设，一纸公文，生生将所辖一半山河之仁和划入别家，如今倒成了滇地一个小县，唯沿用旧名。便心生怪异：大地山川若有痛感，那生生的割裂，是否留有伤疤？而“仁”既已划归别家，“永仁”一名还名副其实么？悬念在心，于是答应去。何况我笃信，在每个陌生的远方，都有生命的天堂。一去果然。方知方山下的金沙江，乃蜀汉时诸葛亮南征渡泸之处，至今古渡犹存；而漫山荒草荆丛中，短墙堑壕营盘残垣仍依稀可见，乃诸葛亮屯兵之处；穿行于“诸葛亮小道”那崎岖小径，不时便见有石壁怒耸云天，藤瀑飞挂接地；且随处赫然可见深深浅浅的马蹄坑，盛满了岁月的尘埃历史的沧桑，叫人为之一叹！

去前友人曾告之，这里有风景，只是没什么文化。错矣！当今许多地方熬不住“没文化”的痛苦，动辄凭想象生造、乱造所谓“文化”，反倒忘了文化就藏于他们的生存之地。所谓文化，不过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总和；自然的、生产的、生存的、生命的文化，斑驳杂陈，无处不在；真没“文化”的地方并不存在。就说永仁，文化何止于那座方山？匆匆几天行程，先去看了一片万亩松林，郁郁苍苍，云气出入，让人感慨“才是世间凡俗子，转身云天望瑶台”；旋即去到老迈的中河古镇，眼下半条长街虽已人烟稀少，却仍能想见当年蜀身毒道入滇后越嵩道上的繁盛闹热；张骞在西域所见之筰杖竹布，或曾在这里停留；李宓率军往攻大理时，或曾在此驻扎？一座夏家老宅，当初靠外运邻县白盐井之盐巴发迹，竟檐飞窗秀，苔色深碧，不知藏着多少世事风云人生坎坷。而此后看到的几方新老苴却砚，几位彝家绣娘千针万线织出的锦绣，一个个养蚕山村缫出的晶莹丝缕，听到的彝族老毕摩吟唱的《梅葛》长调，山村妇女即兴演唱的民间小调，不仅叫人称奇，更知这偏远山乡文脉之悠远深厚，恰如方方古砚。

制作苴却砚的苴却石，深埋于金沙江边的悬崖峭壁上，早经亿万年挤压；由制砚人辛苦寻得，方重见天日；又经敲打凿磨、剔易雕刻，遂有此相此魂。一方新砚尚无包浆，看似光彩灼灼，其实胸无点墨。而石砚磨墨，亦磨性情人生；新砚有幸去到文人墨客甚至寻常百姓家中，经年使用，代代相传，百年后才浮光退尽，既积淀了用砚者的生命心性，亦显出一方砚石的生命本相，方成老砚。细想，那已不再是一块石头，倒是仁德山川奉献给人类的至尊礼物。再看彝绣：一块家织土布，经深山彝家女千针万线地织绣，无需事先画图，只凭慧眼巧手，说要有花就有了花，说要有鸟就有了鸟……生生不息的自然百态，经此浓缩于一方小小绣片，百十方绣片再经拼接，便成一个彝家少女出嫁前对未来的热

烈期待，美轮美奂。而每年元宵节的赛装会，更成了山里人艺术与生命的狂欢；且永仁乃国内仅次于拉萨之第二大阳光城，充沛的阳光既给人温暖亦给人光明——你倒说说，那些阳光、石头、砚瓦、彝绣、衣装，到底是物，还是文化？正是无言山川，以它的富足与奉献，给了人足够的供养，人才能世代繁衍于斯！足见大地山川不惟生长粮食、棉花、丝绸、砚石，更生长歌声、舞蹈、刺绣甚至文脉。她以其敦厚温雅的仁德，滋养着我们，从生命直到心灵，说大恩难报，亦绝不为过也。

所谓“仁德”，非止于明君良治，更多的倒出于山川。山川仁德，乃大仁大德。《逸周书·大聚》有云：“丘坟不可树谷者，树以材木。春发枯槁，夏发叶荣，秋发实蔬，冬发薪蒸。以匡穷困。揖其民力，相更为师。因其土宜，以为民资，则生无乏用，死无传尸。此谓仁德。”至此，那天我身在永仁方山，所思却远及天下。一个人，年少时什么都不服，大了才知道，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30岁前我们无所畏惧，慢慢才懂得敬天、礼地、尊人。40岁前，非亲眼所见我们什么都不信，年复一年才悟出，看见的未必是真，看不见的未必不真。山川施于人类以仁德之幸，我们对山川、对大自然又如何呢？人在做天在看。5000岁的中华应已年届不惑，更当深思慎行。《后汉书·鲁恭传》有谓：“进柔良，退贪残，奉时令。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不妨把眼界放高一点、目光放远一点，恭行温和善良，远离贪心凶恶，遵时令，促仁德，顺天意，达和睦，这才有利于国家百姓；从而以仁报仁，以德报德，永世敬重这片生养我们的大地山川。

——思至此，寻思方山上那座无名观景楼，或可命名“万方楼”了。

再读星空

离我一米，最多两米，那片星空就像挂在我面前的一幅画，晶黑的底面上，斑斑点点的星星让我眼前一亮，虽明知是在剧场观看演出，那无非一幅天幕，却如对天穹。一片作为天幕的星空，当然不是通常出现在我们头顶的午夜苍穹，不是那种弧形或半圆形的，能整个儿地将一个观者严严实实地包裹，甚至能熊抱似地拥你入怀的真实星空——那样的星空我见过，在西藏日喀则，在云南高黎贡山，猛一抬头，便见河汉横斜，星云迷蒙，光华辉映；尽管离我遥远又遥远，我仍惊叹于它的浩瀚与璀璨，又止于惊叹。错在那时我只将那片真实、浩瀚的星空，当作了一片景观，无须购票便随时可看且永不消失——花费是否昂贵，似已成了当今衡量价值高低的标准。事后寻思，为什么真去思想星空对于人类的价值，反倒是在那次观看演出之后？或许司空见惯的事物一经艺术点化，其魅力往往大过它的本真。天幕上的星空较之真实星空虽小了许多，却单纯、洗练，突现的是单个的星星，是那些晶亮如同钻石的“点”；它们既相互独立又辉映成趣，既近得伸手可触，又远得即便有几十辈子时间也无法到达。那样的星空神秘、深邃，精致、华彩，而又普通、寻常，粗拙、朴实，以致现代人类一天天又一年年地视而不见，就像我们面对水、空气、阳光和大地，面对一切看似寻常而又伟大的事物一样。

那一刻我的震惊无以言喻：真是的，我已好长时间没见过那么纯净的星空了。准确地说，好像我从来就没见过那样的星空，

明净，清澈，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让越来越纷乱、芜杂的人世自惭形秽！而星空从来都在那里，我们要么没有去看，要么看见的只是那个我们自以为看见了的星空。“极端数字主义”提供的网络、手机、微博、QQ 和 MSN，让我们自以为生活空间广袤无垠，身居斗室而无所不知，其实我们真实的生活，或许正在陷入一个越来越缺乏深度的泥沼。

好在此刻，无论远近，都是一片我从小就熟悉不过的星空，却又陌生得仿佛第一次仰望——人类第一次自觉地凝视星空，第一次对着星空出神发呆，第一次想象星空或星空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时候？几千年前，或上万年前？不管怎样，儿时那些充满童稚的夏夜，谁不曾仰望星空，低数流萤？孩提时代对星空的仰望，多半单纯而幼稚，目光清澈得像夜空本身，就像人类对星空的第一次凝视。或许正是因为也曾那样仰望，以为早已了然于心，方导致了日后面对星空时的掉以轻心？那天我在剧场面对的只是一片艺术化的星空。那是艺术家经过观察、思索后，对上苍赐给人类的那个礼物的复制，问题是那片根据俗世生活经验创造出来的星空，那片黑天鹅绒般的夜空，密集的、争相闪亮的星星，却井然有序，一无拥挤之嫌。透明的漆黑。璀璨的宁静。雅致的素朴。星空占据了整个舞台的全部天幕背景，满满当当，仿佛从天上切割下来的一块。在看过太多花哨的、满满当当死塞硬挤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颜色的舞台天幕之后，一眼看到那幅天幕，我感到的是阵阵爽心的清凉。那种清凉让我有可能接触精神，而不致被外表的炫丽弄得失去分辨的能力。

星空或许是人类凝眸宇宙时，所看到的最初的，也是最永恒的一幕，它意味着人类栖身的这个星球，不过只是亿万颗星星中的一颗。无论远古还是当代，人类有史记载的一切，都是以这个浩瀚星空为背景的折子戏：温情或血腥的历史，繁盛或衰腐的

政局，美好或悲惨的人生，经典或拙劣的艺术。背景或许还有阳光或者月夜，日出东方的磅礴，或月上中天的妩媚；但真正深邃的背景正是星空。那种透明的漆黑能让我们看得很远，也想得更深。当代世界真正匮乏的，不唯资源，而是深度。独居在瓦尔登湖畔那幢小木屋的梭罗，正是两度获得美国新闻俱乐部亚瑟·罗斯奖的思想者威廉·鲍尔斯眼中一个有着“深度生活”的场所，那是一个有深度的最理想的家，既不完全脱离社会，也不会被社会同化；也只有在那个地方，梭罗才会觉得自己能够“在天空垂钓，钓一池晶莹剔透的繁星”——梭罗面对一池繁星的沉思，想想都叫人为之倾倒。

倘说大地是人类最好的舞台，星空便从来都是人类最好的舞台背景，它们一起构成伟大艺术最好的依托和出发点。江河给我们线，教给我们柔韧和流动。平川给我们面，教给我们坦阔与博大。日月给我们昼夜明暗。万物赐予我们光影色彩。星空则给了我们点。点虽小，却能连点成线，展线成面，集面为体。有体方有万物。足见点是万物之基础。科学已将对物质的追踪深入到了分子、原子、质子、中子、中微子，所有这些“子”都只是微小至极的“点”，却组构成了天下万物。艺术在那样的追踪中也没闲着。吴冠中那幅《播》中画的满天星斗，正是“点”布满太空所带来的美感。音乐亦同。再磅礴的旋律也由一个个音符组成，音符正好是点。“大珠小珠落玉盘”，白居易笔下的音韵之美，无意中凸显的也是运动中大点小点之绘画美。如真有天女散花，即便散的是纸团、碎片，同样会绘写出星空如寰宇飞花的美感。这样的美感，无不诞生于大大小小的点与点群在空间中的扩散与展拓。当我们每天的生活都从电视、电脑、手机等大大小小的屏幕开始时，却忘了偌大一个星空，正是宇宙为人类演示点与群这门科学的大屏幕、大讲堂。

岂止科学与艺术？再读星空，让我们懂得那一个个小小的星“点”其实都是巨无霸，进而知地球之渺小，知人生之短暂，知世事之倏忽。当今世界，过快过于匆忙的前行，让人总以为人类无所不能，其实大谬。无论个人、国家，妄自尊大已然成了通病——对于自然，对于星空、宇宙，甚至对于民众。其实，星空无疑是人类、人心的一面镜子。唯内心纯净的人，才看得见星空的美丽与深邃。面对它，那些膨胀的欲望、无尽的贪婪、炫目的浮华，都相形见绌，分文不值。几十年前，在某个喧哗的年代，诗人郭小川便在《望星空》中写道：“在伟大的宇宙空间，人生不过是流星般的闪光。在无限的时间的河流中，人生仅仅是微小又微小的波浪。”他甚而感叹：“呵，星空，/只有你，/称得起万寿无疆！”郭小川险些因此获罪。其实何罪之有？或许真“称得起万寿无疆”的，远不止星空，还有水、空气、阳光和大地，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芸芸众生黎民百姓，别的统统都是“浮云”。

面对星空，人类该学会的恰恰是自省、自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里的话，我们或该永世记取。“不暇自哀”的最终结果必是悲剧。而事实上有许多事都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当今社会和整个人类自哀的。

河边长谈

当我们正被旅途的单调与寂寞弄得疲惫不堪时，那条小河出现在我们眼前，就像一道清澈透明的闪电。我们请司机在河边停一会儿，让我们伸伸腿脚，方便方便。随后，我们就在那条河边，开始了那既无约定也无目标的交谈。谈了些什么无关紧要，留在我印象中的，只是我和朋友站在那条河边交谈那件事本身。不一会儿，司机就按喇叭催我们上车了。谈话就要结束时，我突然对河边那场交谈若有所悟，此后便常常想起那个时刻、那条小河与那次交谈。那是五月，河水在高原上流得哗哗响，鲜亮的水声与野花野草的气息在我们身边柔和地起伏回荡，一如青色的藤蔓把我们缠绕。水声、波光与色彩早已融成一体，我与我的朋友以及那场交谈则是在突然间插进那片和谐的大自然之中的，就像一个不速之客不请自到地闯入了某个盛宴。在我们到达之前，河水已流了不知多少年。作为河水与大地的交谈，河水流淌的声响一如一次长谈，润湿过千万年时光。我们站在那里所作的那次交谈却是偶然的，或许还是无谓的。

记得秘鲁作家略萨写过一部《酒吧长谈》，说是在酒吧，内里却充满了热带丛林的骤雨、激流、跳跃和梦幻，我那天的长谈却没有那样宏大的背景。长谈大多有着沉思的性质，比如两个哲人的长谈之类，那天我们也没有沉思，沉思显然不属于那个充满了生趣充满了快乐的世界。我们的交谈随意、即兴，东拉西扯，甚至前言不搭后语，反正与真正的、经典性的长谈相去甚远。不